



世界名著 阅读经典

Reading  
Famous  
World-Famous  
Masterpieces

# 羊脂球

(法) 居伊·德·莫泊桑 著  
萧羽 译

万卷出版公司

(法) 居伊·德·莫泊桑

# 羊脂球

译者:萧羽



万卷出版公司

© 莫泊桑 2009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羊脂球 / (法) 莫泊桑 (Maupassant, G.) 著: 萧羽译.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09.1  
(世界文学名著必读本)  
ISBN 978-7-80759-591-5

I. 羊… II. ①莫…②萧…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98029号

出版发行: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江苏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数: 334千字

印张: 12

出版时间: 2009年1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王会鹏

内版设计: 陈敏

封面设计: 主语设计

ISBN 978-7-80759-591-5

定价: 22.8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442

邮购热线: 024-23284454

传真: 024-23284448

E-mail: vpc@mail.lnpgc.com.cn

网址: <http://www.chinavpc.com>



世界文学名著必读本

## 孙睿推荐语



世界上有两种人，好人和坏人。

世界上不仅仅只有好人和坏人。

有时候，好人就是坏人。

有时候，坏人就是好人。

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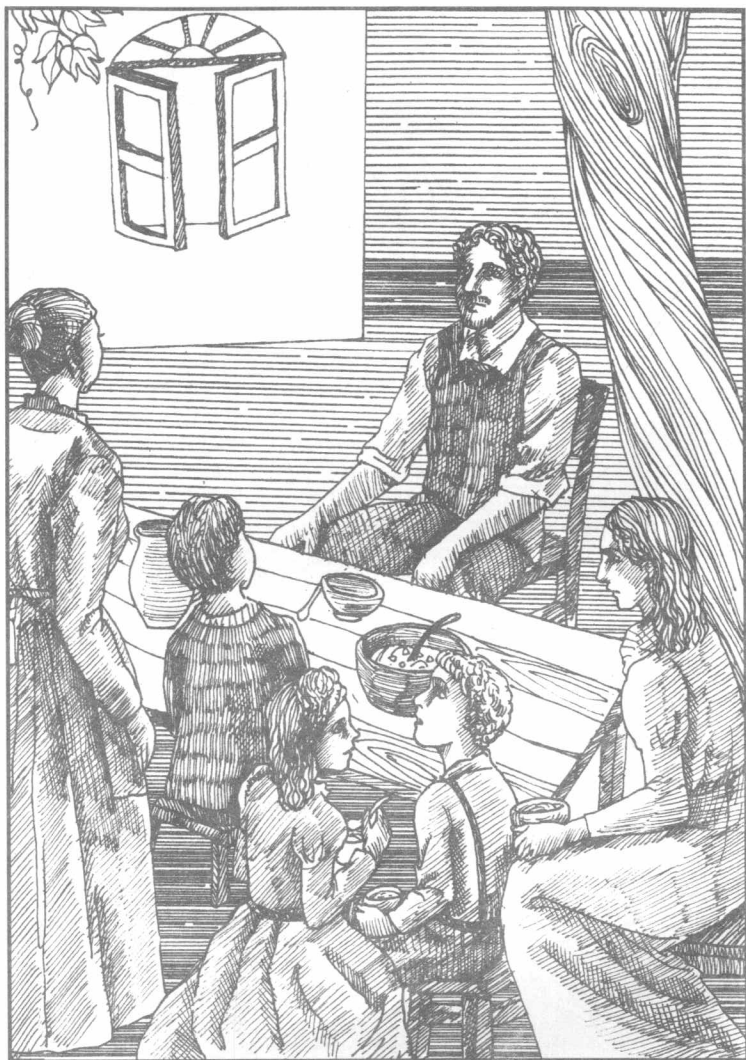
看完这本书，就知道什么是人了。



在那群衣冠楚楚的旅人们冷嘲热讽的目光里，羊脂球局促而愤怒地沉默着，透过她的泪光看不到丝毫的怜悯与同情。此时，这群逃亡的民众似乎早已忘却了几日来的惊惧不安，实际的被拯救者突然又恢复了曾经的高贵，酒足饭饱的他们和饥寒交迫、痛苦绝望的羊脂球在同一个车厢里继续颠簸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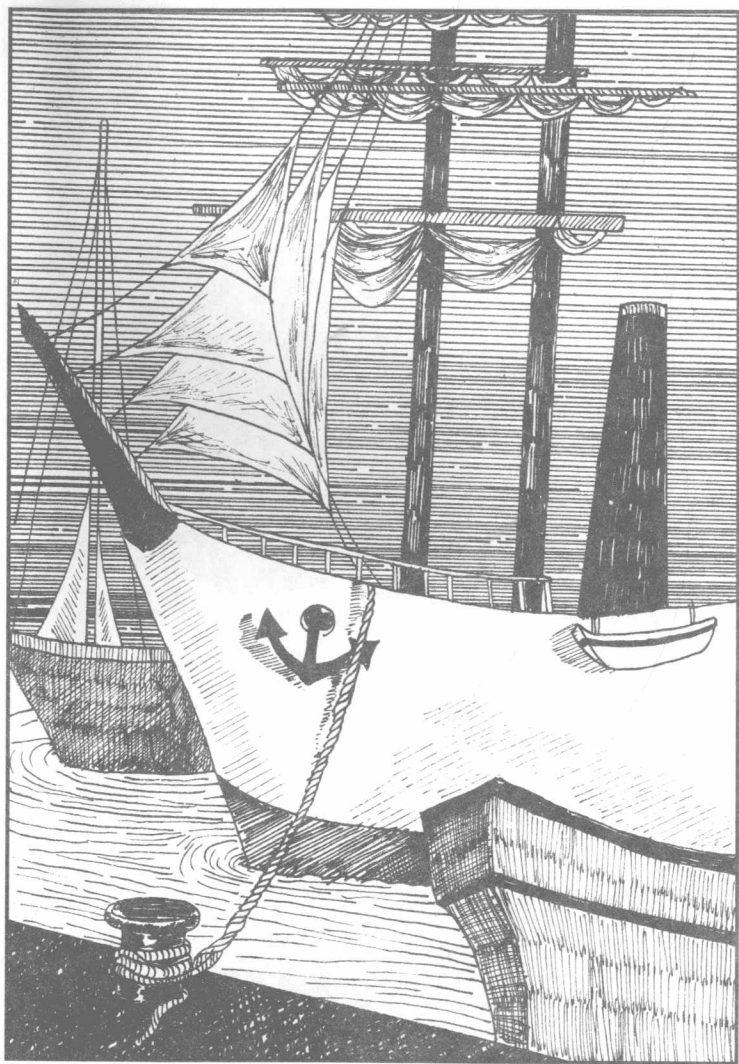


拉谢尔在愤怒当中由桌上拿起一柄削水果的银质小刀，迅速地将小刀直挺挺地插进了他的脖子中，他愣起两只可怕的眼睛，张着嘴巴已经无法动弹，周围的军官们让这瞬间发生的事情惊呆了，他们马上把手伸向了自己的佩刀。



孩子们都低着头吃饭，没有人出声，四周宁静祥和。中年男人望着那枝光秃秃的葡萄藤，他的妻子随着他的目光抬起头，他们像是谈论着平常的家庭事务。似乎那里又瘦又小的米隆老爹正在若无其事地微笑着。





夏日黄昏的马赛港满是停泊着的各种船只，巨大的“顺风圣母号”夹在一艘意大利双桅小船与一艘英吉利双桅快船当中。十位满面风尘、神色各异的青壮年水手从船上走下来，排成两队向灯火通明的喧闹市区走去。

# 目录



|       |     |
|-------|-----|
| 羊脂球   | 1   |
| 项链    | 42  |
| 月色    | 53  |
| 绳子    | 59  |
| 橄榄园   | 67  |
| 菲菲小姐  | 96  |
| 两个朋友  | 109 |
| 公猪莫兰  | 117 |
| 哈列特小姐 | 130 |
| 幸福    | 151 |
| 珍珠小姐  | 158 |
| 爱情    | 175 |
| 于勒叔叔  | 181 |
| 小酒桶   | 190 |
| 米隆老爹  | 197 |
| 雨伞    | 205 |
| 俘虏    | 215 |

|           |     |
|-----------|-----|
| 西蒙的爸爸     | 29  |
| 珠宝        | 239 |
| 散步        | 48  |
| 小步舞       | 255 |
| 保护人       | 261 |
| 真实的故事     | 67  |
| 追悔        | 273 |
| 一场决斗      | 280 |
| 一个诺曼底人    | 286 |
| 泰利耶公馆     | 293 |
| 海港        | 323 |
| 荣誉勋章      | 333 |
| 索斯泰纳舅舅    | 340 |
| 一个女长工的故事  | 348 |
| 修理椅子靠垫的妇人 | 368 |
| 出售        | 375 |

## 羊脂球

接连数日，很多零星溃退下来的败兵穿城而过。这哪儿算得上正规军队呀，简直是七零八落的乌合之众。那些人的脸上蓄着肮脏的长髯，身上的军服也都褴褛不堪，带着有气无力的神态朝前挪着，既没有军旗，也没有指挥。他们好像全都已经疲惫不堪，垂头丧气，腰折腿断似的，神经麻痹，再也没有什么主意，只是随着本能朝前行走，并且似乎一旦停住便马上会累得跌倒下去。最引人瞩目的是那些征募入伍者——他们本是和平居民，靠固定收入过着太平的日子，此刻正被沉重的枪械压得挺不起腰板；还有些民团，都是些易于张慌失措又易于慷慨激昂的人，他们随时准备冲锋也随时准备逃跑；夹在他们当中有几个穿红裤子的正规步兵，都是在一场大战役中被击溃之后的残兵败将，无精打采的炮兵和编制各异的步兵混在一起，不时也会出现个头戴亮晶晶铜盔的龙骑兵，拖着沉重的脚步吃力地跟着步兵的快步向前走着。

在各种高调名义下成立的义勇军团也过去了——“战败复仇军”、“墓穴公民团”、“敢死同盟军”——他们看上去简直与匪帮并无二致。

他们的统领，有些原本是布匹商或粮草商，还有些原来的牛油或

附近的各条路上过来了，他们沉重而整齐的步伐踏得街面上的石板轰轰作响。

许多口令的吆喝声用一些陌生且喉音很重的声调被人喊出来，顺着那些好像无人居住的空房屋向天空中升去，房屋的百叶窗尽管全是关着的，里边却有一双双的眼睛正在偷偷地窥视着胜利者，这些依据“交战法案”取得全市人们的生命和财产的主人地位的人。居民们躲在他们那遮得乌黑的屋子里都吓得神魂颠倒，正像遇着洪水泛滥，遇着了大地震那样。如果想对抗眼前的灾难，那么无论你是多么聪明，力量是多么强壮都是毫无用处的。因为每当一切事物的旧秩序受到了摧毁，每当安全气象不再存在，每当一切人为的法律或者自然法则所保护的事物听凭一种下意识的、凶残的、不可理喻的暴力来控制，这种相同的感觉必然也会一起产生出来。不管是地震能使倒塌的房子去压死整整一个民族，不管是泛滥的江河能使淹死的乡民与牛的尸骸、冲散的屋梁一块儿顺流而下，不论获胜的军队随心所欲地屠杀并且带走被俘之人，又以腰刀的名义大肆抢劫，并且用炮声向某一位神祇表示感谢，同样是使人惊心动魄的大灾害，彻底破坏所有对于永恒正义女神的信仰之心，破坏我们那种通过教导对于天主的庇佑和人类的理性而起的信赖之心。

终于在每家每户的门外都有零星队伍去敲门了，随后又跟着进入屋内住了下来。这是侵略之后的占领行动。战败者对战胜者必须表现得和蔼驯顺，他们应当履行的义务从此开始了。

又过了一些时日，最初的恐怖过去之后，一种新的平静气氛又出现了。在很多家庭中，普鲁士军官和主人家同桌用餐。有的军官也显得颇有教养，并且出于礼貌，有时也对法国表示同情，说自己参与这场战争出于迫不得已。鉴于这种看法，有人对他表示感谢，更何况有人迟早还得依靠他的保护呢。既然款待着他，就可能少负担几个兵士的供养。况且何必去得罪一切都得听命于他们的人呢？这样的做法固然是鲁莽的意味多于勇敢，不过鲁莽已然不是鲁昂市民的一种毛病了，正和当年使得他们城市名扬天下的英勇保卫时代不相同。最后有

做生意的需要重新又在本地那些商人们的心眼儿里蠢蠢欲动了。有几个人都在阿夫尔曾经有很大的一笔投资，而那个城市当时还在法军的占领之下，因此他们都打算从陆路出发先到迪耶普去，然后再乘船转赴这个港口。

有人利用了自己所结识的日耳曼军官的影响，终于弄来了一张从他们的总司令部颁发的准许出境的证书。

于是，一辆用四匹马拉的长途公共马车被定下去送他们走这一路程。到车主家定座位的有十个人，并且他们决定在某个周二的清晨天不亮就起程，免得招来许多人当热闹围观。

几天以来，地面都冻得很硬了，在周一那天下午三点钟左右，大片大片的乌云带着雪花儿从北方纷纷纭纭飘落下来，直下到次日早晨都没有停住。

清晨四点半左右，这些旅客们都来到诺曼底客栈的院子里，他们就要在那儿上车。

这些人都还睡眠惺忪，身子裹在毯子里发抖，在黑暗之中彼此都看不清楚，而且由于臃肿的厚厚的大衣将他们的身子裹得像是一些穿上教士长袍的肥胖神甫。但是有两位旅客终于相互认了出来，第三个也就凑到他们身旁去。他们开始聊起天来：“我把我的妻子也一起带了去。”某一个说。“我也一样。”“我也如此。”那一位接着又说：“我们将来可能不回鲁昂了，并且要是普鲁士人向阿夫尔前进，那我们就到英国去。”由于性格脾气相同，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有了相同的打算。

此时，却始终没有人来套车。一间黑洞洞的屋子里的门打开了，一个手提着一盏小马灯的马伕不时地走出来，时而又立即钻进另一扇门里。很多马蹄踢着地面，但是由于地面上垫了做厩肥用的粪草，因此减轻了马蹄的声音。一阵跟马说话和骂骂咧咧的人声由屋子的尽头传出来了，然后一阵轻微的铃铛声清脆地响着，说明有人正在套马具；那种清脆的响声很快变成一阵清脆并且持续不断的、被马的动作



弄出的韵律，时而停下来，时而又在一种剧烈而起的动摇中再次响了起来，还伴着一只打了马掌的马蹄踏着地面的沉浊的声音一块儿传到了外边。

门又忽然被关上了，所有的响声都听不见了。那些冻僵了的绅士们都不讲话了，都好像僵了一般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

一幅由絮片构成的绵延不绝的大帷幕向地面上落下来，同时闪闪发光；它隐没着所有东西的形象，那上面蒙着一层冰冷的薄冰。在这个安静且被严冬埋没的城市的深邃沉寂之中，人们都只听到那种琢磨不住的不可名状的窸窣声息。雪片儿下降时的声息，说声息吧，不如说是我们感觉到的声息，不如说是又轻又细的屑粒的掺混活动似乎充塞了空间，又覆盖了世界。

刚才那位马伕又提着小马灯出现了，手中紧紧拉着一匹丝毫不想出来的耷拉着脑袋的马。他把马拉到了车辕附近，系牢了轡革。他在马的前前后后转了半天，才收拾妥当马身上的各种马具，由于他的一只手擎着马灯，所以他只能用一只手去干活。他去拉第二匹马了，这时他才看见那些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的旅客，留意到他们已然满身是雪了，于是对他们说道：“各位为何不上车去待着呢？至少车里有些遮掩。”

他们原先毫无疑问没有想到上车子，此时他们都急忙向车子冲去。三个男人把他们的妻子都安顿在车厢尽里头的位子上，随后自己也都跟着上去；接着，其余几个遮头盖面的模糊的身影互相没有说一句话，便都坐到余下的几个空座位上。

车厢的底板上铺着一些麦秸，大家的脚都埋在那里边了。那些坐在最里面的女客都随手带着那种烧化学炭的小铜脚炉，她们立刻烧燃了这个东西，并且低声地举出它的优点，说了好长时间，彼此重复地讲这些大家实际上早已经知道的事物。

末了，马车总算套好了。由于拉起来很不容易，所以在原定的四匹马之外又增加了两匹。有人在车外问：“大家可是都上了车？”车内有个人回答：“都上车了。”于是，大家就出发了。

马车走得很慢，简直在一步一步地挪动。轮子陷在了雪中，整个车厢咯吱咯吱地呻吟着，牲口一步一滑，气喘吁吁，都是热气蒸腾的。车伕的手中那根又粗又长的大鞭不住地吧吧作响，四处飞扬，活像一条细蛇样地蜷缩成一个结子又伸展开，有时鞭子突然抽到一匹马蹦起来的屁股上，于是那匹马就用一道比较活泼的力气猛地向前一冲。

这时天色不知不觉渐渐地亮起来了。那阵曾经被一个土生土长的鲁昂本地旅客比成天上落下的棉絮的雪花儿已经停止了。昏暗的微光从厚厚的云堆儿中透出来，云黑且浓，使得那片田野、那片时而有一行蒙着冰凇的大树时而有一个顶着雪的茅屋的田野，显得白茫茫地耀眼。

在车厢内，大家借着这个拂晓时分的凄凉光线，好奇地彼此打量着。

卢瓦索先生夫妇两人坐在最里边、最舒适的位子上，正面对面地打着瞌睡。卢瓦索先生是大桥街一家葡萄酒行的老板，从前原本在一个买卖破产的东家身边当伙计，盘下老板的店底，而且发了财。他用非常低廉的价格把劣质葡萄酒卖给乡下的零售商，因此在熟人和朋友们中，被人认为是个狡诈的奸商，一名诡计多端的、乐天派的纯正诺曼底人。他的这种奸商的名声尽人皆知，以至于有一天傍晚图尔内尔先生在省府的晚会上，使用同音异义的字眼将他这个用“Loiseau”字当姓的人当作戏谑的对象。图尔内尔先生是个专编寓言和歌谣的作家，文笔尖刻而且细腻，是当地的闻人；那天傍晚他看见太太们都像有睡意了，便提议来场“鸟满贯”的牌戏；人们从他的口吻之间明白他想说的原来是鸟骗钱，这一双关妙语就此自动飞遍州长的客厅，飞进全城的沙龙里，使鲁昂的居民都裂开大嘴笑了整整一个月。

除上述所提之外，卢瓦索先生是以各种性质的恶作剧、无伤大雅的或者恶意的玩笑而闻名的，因此任何人一谈到他，谁也不能不立刻加上这么一句：“他这块活宝——这鸟。”他身材短小，挺着一个皮球样的大肚子，顶着一张夹在两边花白颊长髯中间的通红的小脸儿。



他的妻子却高大、强壮、意志坚定、大嗓门，而且做起事来干脆利落，从不拖泥带水，在那个被他欢天喜地的活动力所鼓舞的铺子里，简直是店中的主心骨与活算盘。

在他们的旁边，坐着一个神气十足的人，属于更高一个阶层的卡雷-拉马东先生。他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以棉纺业起家，产业是三家纺织厂，曾获得荣誉军团勋章，现在又是省参会议员。在整个帝国时期，他一直是友好反对派的领袖。根据他自己的话，他是只用“钝头武器”作战的，唯一的目的完全是先攻击对方，随后再附和对方，以便获得更高的报偿。

卡雷-拉马东太太比她丈夫要年轻很多，一直是鲁昂驻军中清白人家出身的官长的“慰安品”。此刻她与丈夫相对而坐，显得小巧可爱，楚楚动人，身上裹着皮大衣，以一种沮丧的眼神看着车厢内部的寒惨景象。

他俩的旁边是于贝尔·布雷维尔伯爵夫妇，他们出身在诺曼底的最古老、最高尚的一个世家。伯爵是个气派很大的老绅士，仗着巧妙的打扮极力突出他和亨利四世的天然相似之处。按照他家庭里的一种特别光荣的传说，亨利四世曾经使布雷维尔家一个女子珠胎暗结，她的丈夫因此被晋封为伯爵，又做了本省的省长。

于贝尔·德·布雷维尔伯爵也同卡雷-拉马东先生一样是省参会议员，代表本省的奥尔良派。他如何会同南特城一位小船主的千金成了婚，这段历史一直是被人视为神秘的。但是伯爵夫人的气派很雍容，待人接物彬彬有礼，甚至被人认为同路易·菲利浦的一个王子曾经有过恋爱的历史，因此整个贵族阶级都热情地款待她；而她家的客厅一直是本地首屈一指的，唯一保持着古老的高雅情调的地方，要进去是很不容易的。

布雷维尔伯爵家的财产全部是不动产，据说每年大约有五十万金法郎的进项。

六人组成这辆车子的基本旅客，都属于有固定收入、势力雄厚的社会阶层，都信仰天主教并且深谙伦理道德，是容许他们顾惜名誉的上